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
三月一日





第四十冊

#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253 YOKOHAMA, P. O. Box. 255.

# 清議報第四十册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

# 上粵督李傅相書

任公

合肥相國年伯大人閣下不相見者二十閱月矣。去國以來。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領事鄭君、東亞同文會井深君。三次面述我　公慰問之言。並敎以研精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不必因現時境遇。遽灰初心等語。私心感激。誠不可任。　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舊。於萬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問。至再至三。非必有私愛於啓超也。毋亦發於愛才之盛心。以爲孺子可敎。而如此國運。如此人才。不欲其棄置於域外以沒世耶。啓超自顧愚陋。固不足以當我　公之期許。雖然。　公之所以待啓超者。不可謂不厚。所以愛啓超者。不可謂不深。每一念及。無以爲報。竊聞之。君子愛人以德。仁者贈人以言。　公之所以惠啓超者在是。啓超所欲還以報　公者。亦即在是。故敢竭盡其愚。惟垂採焉。竊以今日國勢之危憊。朝局之際爛。雖五尺童子。猶識隱憂。明如我　公。豈其闇之若斯者。本無待啓超之詞費也。然啓超竊觀　公之所以自處。一若於地球之大勢。舉國之民情。尙有未了了者。請爲　公姑述其一二。自甲午以來。割臺灣。割遼東。訂中俄密約。助西伯利亞鐵路之速成。割廣西甌脫之土司。割膠州。割旅順大連。割威海。割九龍。割廣州灣。與俄

國定東三省不讓與他人之約。與德國定山東不讓與他人之約。與英國定長江不讓與他人之約。與法國定兩廣雲南不讓與他人之約。與日本定福建不讓與他人之約。若此者皆　公在北洋及總署時經手事件。而舉國之人所疾首而痛心者也。凡此皆不能盡指爲　公之罪。亦未必盡出於　公之意。而要之自經此諸役以後中國已非復中國人之中國。則萬目所共見而百口所不能辯也。譬我有宅於此。甲乙丙數隊大盜入其堂奥。點驗其財物曰某室之物。甲所有也。某院之物。乙所有也。某堂之物。丙所有也。又從而毀其垣。又從而踞其戸。若是則此宅尚得謂爲我之有乎。彼之不即持去者。特需時耳。所需者何。則所謂投骨於地。羣犬必爭。兩虎相鬥。必有一斃。泰西諸國數十年來。汲汲於增修軍備。日日以彼此兵力互相比較。使常足相敵而不肯少讓。而以近時鎗砲之進步。交戰一剎那間。可以流血漂杵。故各相憚而莫敢爲天下先也。中國所以得延殘喘於此五年間者。皆以此故。然而有虎狼之俄。拊我背而扼我吭。及西伯利鐵路之既成。必無從向走無常而乞餘命。不待智者。固已知之。然使僅如此。猶冀其禍之可以在數年後也。然地球大勢之所遁。固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以蕞爾之杜蘭斯哇乃使持盈保泰不輕用兵之英國忽焉張旗鼓以向之不啻惟是英

人一敗再敗而至於殫獅子搏兎之全力傾舉國之兵不足而悉索之於屬地借助之於友邦不甯惟是杜國以種族之關係也而德人助之以利害之關係也而法人助之於是飛天之火星遂不得不超撒哈拉沙漠渡地中海而燎亂於歐洲啓超竊疑此書達於 公之目之時英德法哀的美敦書之電報亦隨而至未可定矣因德法而及俄因英而及美日此又人人所同見者也果爾則今十九世紀之末年將盈地球中皆硝烟彈雨嗚呼實千五百兆人人人股慄之時代哉我中國人生長於螺殼之中不知有天地間事此等局勢非所聞也即或聞之亦以爲鄉鄰有鬥於己無關或且謂強敵相殘是我之福殊不知今日之問題不在西歐而在東亞今日之戰場不在地中海而在太平洋而所謂飛天火星者曾不轉瞬間已紛紛能集於我屋梁我牖戶而莫能救也昔之所以暫緩瓜分者慮相爭而憚用兵耳今兵氣一動我輩處衆矢共的之地而欲免其雞臠之猶放羣羊於藪澤而望已發威之虎憐而活之也以啓超論之中國之存亡死活即在歐洲列強酣戰之時列強兵事始末之日即中國生命定奪之日此語在他人或不之信以我 公之洞識時務幕府多才試一審思討論當亦謂其無以易也外禍之逼既已如此當其境者宜如何戰兢惕厲上下一心國民

一體。合全國之人才。修一國之整備。乃今也內顧朝局則何如。　皇上在位二十餘年。薄海愛戴。變法三月。百度維新。掃千年之積弊。爲萬國所欽誦。曾有何罪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國家多難。頗有長君。廢此英明絕世之　聖主。而擧彼九歲乳臭不解漢語之溥儁。以爲傀儡。嗟彼梟獍。是何肺腸。今雖未敢易位。但言立儲。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啓超筆下所欲言未必非　公心中所欲言。固不必更爲是贅陳也。即果云立儲矣。抑豈不聞本朝祖宗之法不許言及太子二字。儲貳金鑑一書擧朝內外袞袞諸公豈未嘗一寓目耶。而所謂大阿哥溥儁者從何而來。　祖宗之法不可變此狐羣狗黨所以罪我黨人也不知大阿哥溥儁之僞謚爲守　祖宗之法乎爲變　祖宗之法乎從古亡國。皆有成例。今慮其取亡之具之未足也。而刻意摹倣之。必求其酷肖齊備而後已。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啓超誠不解主持此事之人。與大清十代二百餘年之　祖宗有何冤業。與我十八行省四百兆人有何仇讐。乃敢於冒天下之不韙。而忍於下無類之毒手也。彼輩以百千萬億之怨毒集於　康南海之一身與其黨人夫以二十餘年　仁慈智勇之　皇上且若是矣康南海何有焉其黨人更何有焉以全國之力而與一匹夫爲難不足則又賄託萬國欲借

全地球百數十政府之力以濟之何求不得何欲不成勝之不武不勝則不止爲笑矣啓超以爲不殺南海則天下僅一南海耳殺一南海吾恐天下之南海將千百出而未有已雖欲殺之又可盡乎即如啓超固不才也曾不足以勞彼輩全力之顧盼然竊自忖度啓超若死於彼輩之手彼死我者未必能高枕而臥也譚復生之言曰魂當爲厲以助殺賊所謂魂者何物哉即百千萬億繼起者之怒氣與其熱力而已今且勿論此事竊聞自去歲以來南洋美洲日本等處商民屢有電請　聖安及歸政之事。聯名以萬數千計。不知彼輩之視此商民爲義民乎爲莠民乎夫此商民者。餬口四方孑身萬里。其與國家官吏之關係既已絕少。雖南冠之未改。已漢臘之幾忘。乃其於　今上不知何故愛之慕之如赤子之戀其慈母此豈非直道在人而天性同具者耶聞　公之簡爲商務大臣也。實爲勸諭此事。果爾則　公持節所及欲作何語此誠啓超所急欲聞也　公之所受於彼輩者豈不曰兩宮和好勿聽人煽惑之言云爾。啓超請　公捫心自思　皇上一年以來在瀛臺作何狀請　公拭目一視立儲之僞上諭爲何語而兩宮和好之言顧忍出諸口耶欲以一手掩盡天下目天下之人豈皆師曠哉大丈夫有死而已斷不能向衆人前作昧本心之言啓超竊料　公半世英

雄未必有靦面目而作此巫嫗媒婆之醜態也若所謂聽人煽惑者何人哉則必以　康南海及啓超為罪魁矣夫一年以來　南海在加拿大啓超在日本足跡未嘗一至他地　公所知也而美屬數十埠南洋數十埠乃至澳洲暹羅散布全球風馬牛不相及雖欲煽惑曷從而煽惑之彼輩必曰我等以信函文字為煽惑之具也啓超若辨信函文字之有無雖累千言彼等固不之信藉曰果有之矣而彼輩不嘗日日有僞上諭處處有告示以與吾輩相抵制乎而何以政府之上諭官吏之告示曾不足以敵一逐臣片紙之信函豈我輩之文字有魔術耶彼輩若一念此可以瞿然自省矣又頃者聞海外各埠相率立保　皇會而所至公使領事出示禁之曰是康有為輩所立也曰爾小民皆有家屬宜自念之勿聽煽動也啓超從報紙中略見其告示之一二而不禁色然而驚也夫　皇上豈康南海一人之　皇上哉康南海之愛戴　皇上固也然不能禁康南海之外不使更有一人愛戴　皇上也彼輩日日有欲死　皇上之心而欲使普天率土之人盡同於彼之所欲是何異蜣螂嗜糞而欲強天下物類盡投身於圊溷也夫保　皇會而可禁也則立廢皇會者必當賜級而立弑皇會者必當封侯矣昔京師士夫立保國會彼輩則曰保中國不保大清今海外商民立保

皇會。則彼輩亦將曰保　皇上不保太后。深文羅織。何患無辭。夫使大清而果與中國一體也。則保中國即所以保大清。使太后而果與　皇上一心也。則保　皇上即所以保太后。而彼輩必斷斷然別大清於中國。別太后於　皇上。吾不知其何解也。已先自分別而欲人之不分別之。曾亦思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固有絲毫不能假借者耶。沈仲堂請誅三凶摺云。率天下之人而叛　皇上者剛毅也。嗚呼。啓超觀彼輩靦然食　皇上之祿。服　皇上之官。而敢於明目張胆。悖倫逆理。出告示以禁保　皇而嘆率天下之人而叛　皇上者不止剛毅一人也。至於小民各有家屬。各自愛之。夫何待言。小民惟知　皇上之可以保我家屬也。故愛戴　皇上。其保　皇之心。即從其保家屬之心而發生。非有二物也。夫九龍廣州灣。豈非小民維桑與梓之地耶。今者祠堂被燬矣。墳墓被掘矣。鄉村被炸矣。財產被奪矣。妻子被淫矣。苛政之猛猛於虎矣。人命之賤賤於蟻矣。家也何在。屬也何在。長官如愛我家屬也。則宜爲我保之。彼已割者不可追矣。其與割爲鄰者。亦如釜中之魚。俎上之肉。今不爲曲突徙薪之計。後必有噬臍無及之憂。不知爲民父母者。何以待之。乃前日代民賣地之人。即爲今日禁民設會之人。而今日禁民設會之人。他日又將爲代民賣地之人。無怪乎民之皇惑而嘖

有煩言也且彼輩之矜矜然以家屬爲言者。豈不以此爲脅制之具而欲借以奪人民忠君愛國之誠心哉。古訓有之罪人不孥。今日地球萬國苟非三等野蠻不入人類之政府從未有一人得罪牽及他人者即使果有罪矣其於家屬尙不能有一毫之關涉若民人之忠愛皇上思各盡其力以助君國者則按之大清律例果犯何罪乎雖以問諸出告示之人當亦無以應也。然彼輩猶以此爲言者。以爲人心之易欺而官威之足恃云耳。不知商民久歷外洋其受他族凌辱蓄怨積憤也已極故其望中國維新自强速蘇困阨之心如滿爐熱火勃勃不可壓制又習見外國之所以能維新者無不由民間愛國之士合大羣經大險而後能成其敬而慕之也非一日矣萬口一聲萬目一的萬衆一心萬心一力夫豈區區無理取鬧之官威所能恐赫以啓超所聞海外五百萬人其瀝血誠以傾心於　皇上者十而七八若欲問其家屬也以一家八口計之亦當有二三千萬人閩粤兩省之人當逮問者過半矣不知彼輩何以處之方今外患然眉伏莽滿地雖設盡方法固結民心猶懼不濟而猶復從而騷擾之逼迫之驅而納之於寃霜憤泉之間古語不云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彼其人之倡入此會者必其有百折不回之心置利害禍福於度外雖賀太公固不能阻劉季之雄心雖

胥徐母固不能陷元直於不義而爲官吏者猶復搏而躍之激而行之此伍子胥所以撻平王之墓也嗚呼彼榮剛諸逆賊不足道彼碌碌之官吏不足道雖然啓超竊嘗爲我 公計矣公雖爲西后所眷然廢 皇上非 公之意也而榮剛諸逆賊又忌 公之望而與公不相容者也公憚於炙手可熱之權威不得不奉行逆命啓超亦諒 公之苦心而不爲怪然嘗聞呂新吾之言曰可殺可生不當爲人作荆卿 公試一自思即盡其全力爲若曹作荆卿於 公何利焉 公位極人臣名滿天下今行年且七十餘矣皤皤老翁復何所求今以末路晚節乃更欲屈身於逆賊所擁立九歲乳臭不識漢語孺嬰之僞朝且從而爲之效死力竊計 公他日之位置不幸則爲李斯之轘殺爲曹爽之族誅幸則如孔光之爲莽三公王祥之作晋太傅而於 公究何利焉李固與胡廣趙戒書曰公等受主厚祿顚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啓超竊願 公三復此言而思所以自處也抑啓超所欲言猶有進於此者 公固以識洋務聞於天下者也 公試一讀西史豈不聞今日十九世紀爲民權之世界乎彼美與法不待言矣若英若德若奥若意若日本皆以民權而强者也惟伸民權故君主之位益以尊榮是以有國者而欲固其位則莫如伸民權有官者而欲

保其祿則莫如伸民權彼民非必樂於爭權也而無如處今日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非藉民權無以保國權國權一失而國民之身家性命隨之而亡泰西各國民之爭權也皆所以自保其身家性命也而中國憂時之君子所以汲汲然以此義相提倡者誠有鑒於今日天下之大勢而知其不可以已也故倡民權之人其心地最純潔而必無一毫利已之私心存乎其間其所求者惟在伸權權一伸而迅雷烈風之行變作光風霽月之態矣爲君相者如遇民之爭權也其所以善待之者惟有一法曰、因而伸之而已英國與日本是也今者英皇日本皇之安富尊榮世界莫與京也而冥頑不靈者從而壓制之夫民權之爲物豈可壓制者耶不觀於水乎愈壅之則其決也愈甚俄皇所以三代見弑於希利尼黨法王路易第十六所以暴屍於市塲皆壓制民權之前車也彼美國與法國苟非壓制之已極而至於萬無可伸何至經八年之血戰創從古未有之大革命而變爲民主政體乎合英日與美法前事觀之孰得孰失孰利孰害爲民上者宜何擇焉凡此所言皆近百年來之事實而世界得失之林最彰明較著者也。公號稱識洋務。宜能知之。若猶不信。請以啓超之所舉者質諸幕府之西人。當必謂其非誕言也。今地球大勢之所逼使我中國民權之機不得不動月

早知風礎潤知雨數年來之消息有識者皆能知之矣此後其機之動日烈一日有盛無衰有進無退此又歐洲諸國已然之成例也而今日執國權者猶瞢於大勢闇於利害欲壓而激之不知愈壓之則其爆發也愈烈愈激之則其逆行也愈急是猶慮病者之不速死而復從而鴆之也天下力量最大者莫如時勢欲逆時勢而行如以卵投石立見摧碎如仰天自唾徒汚其面民權者今日全地球時勢所驅迫而起也昔張香濤著勸學篇內有一篇名曰正權有天津通人某君論之曰此書十年以後雖燒爲灰塵天下人猶將掩鼻張氏模棱賤儒不足道矣至於我　公則豈宜闇之公若尙不悟而欲以壓制爲得計豈不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口且然而況於防其心防其氣者耶公辦之愈力則愈益爲叢敺爵爲淵敺魚不徒促二百餘年國祚之傾覆恐　公之玉體亦不免再見日本議和時之橫禍也啓超之爲此言固非以危詞聳聽者蓋此理此勢全地球之人皆能道之非啓超一人之私言而已知　公之必不我信雖然因　公之相愛故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也若啓超者則萬里亡人瀕於九死毫無勢力固不待言中原之事豈敢過問凡所云云固非欲恐嚇我　公以求自免何也啓超之獲罪於逆賊固知非筆舌恐嚇所能稍寛也若　公之所囑使其肆精西學以待他日之用云云啓超雖心感之而亦有不能解者何也蓋啓超學成之時國家雖

或有用我之心恐已淪亡而不能待也若啓超自爲計旣爲四萬萬人之一人即中國絕我我固不忍絕中國然則今日亦有報效國家之方法乎曰有但使一日不死必倡民權之公理順地球之大勢以導我四萬萬同胞使進於文明以爲他日自立之地步是即啓超所以報效國家亦即啓超所以答　公拳拳之盛心者也抑又有附陳者　公今度之督粵朝旨所在雖非逋臣所敢言然粵中承前督朘削頹弛之極敝而　公繼之赫赫具瞻粵民之所以責望於　公者不一而足　公之所知也竊讀報紙見幕府所徵集者類皆聲名狼藉千夫所指之人此輩平昔之輿論　公未必不有所聞或者使貪使詐則有權衡雖然僉人勿用昔賢所誡聞諸道路頗不免有前門距虎後門進狼之憂啓超竊爲　公計　公之不理於衆口也亦已久矣啓超望　公自今一雪之不願　公之從而附益之也然以天下大計比較之則粵事又其小焉者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區區者更何足嘵嘵乎姑一言之待　公抉擇而已啓超以負罪亡人本當引嫌自遠但以　公旣殷勤垂愛不可無以爲報可與言而不言非所以待　公也而此書所言又知其必不爲　公采故除郵寄　鈞覽之外更布之於各報館幸勿爲怪熱血在腔隨筆坌湧恐貴人事忙不能看冗長文字故畧陳十二不盡所言即請　鈞安　二月三日梁啓超再拜

## 第十九世紀外交一覽（接前册）

日本有賀長雄

### 第三國民主義之時代

雖然、專制主義之被破也。未始不基於維也納之會議矣。其次于專制主義者。尙存有正統主義焉。正統主義者。如俄羅斯之皇帝。而兼及保蘭芬蘭之君主。奥大利之皇帝。兼意大利北部之王位。丁抹之國王。兼修勒䟽古、火魯史打二州之公主。荷蘭國王而領有比利時是也。曩者比利時旣已叛荷蘭而獨立。則是破正統主義而入國民主義之一端也。雖然、當時國民主義。未爲盛大。自苦里米亞之爭戰以後。而形勢因之以轉移焉。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後所定之憲法。大總統任期以四年爲滿。不許再任。而拿破侖欲改此憲法。永保權力。起與司法部相衝突。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以强暴策廢止會議。知非收民心。不能使議會之承諾。於是附國民之投票。以新定憲法。國家之重權。集之於大總統一身。大總統雖向人民負責任。而向議會則不負責任。其任期

以十年爲滿。後復改爲終身。乃更諭民間投票。而拿破侖三世。遂登皇帝之位矣。拿破拿三世。欲使歐洲列國公認其皇位。然列國以有永與拿破侖一世及其子孫爲對敵之密約。拒之甚嚴。時俄皇伐土耳其。有扼君士但丁而出地中海之勢。英國以其有礙于通印度之孔道。欲阻撓之。以事頗重大。躊躇未敢發。拿破侖三世。窺此情形。乘此機會。援英而擊俄。遂登歐洲外交之演劇臺。而苦里米亞之戰爭起矣。斯役獲利益之最夥者。莫拿破侖三世若也。後開公會於法都巴黎。調停戰議。威勢由是振歐洲。而各國始不得不公認之矣。

拿破侖三世欲步一世之後塵。以擴張法國之威權。永保其隆盛。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以來。自由民權之大義。各國既奉行之矣。今重倡此義。知不足以煽動各國人民。於是拿破侖三世思取他主義以煽動之。使各國政府不能不仰法國之鼻息。此國民主義之所由出也。

拿破侖三世以主唱國民主義自任。對正統主義。作不平鳴。冀獲人民之同情。以爲干涉其政治之地位。此第一之策畧也。初試之於意大利。意大利國民在維也納公會中

位最不利益之地步。北方二州之論巴耳齊、及尼夏。附屬於意大利。如莫特那、巴耳馬、打史家尼、立奥帝之親族爲君主。中部爲羅馬教王所領。包括全半島之一。南部爲普魯士所有。獨接近法境之涉路齊尼。爲意大利土著君主之所轄耳。意大利欲依賴法人恢復半島。使歸統一。其宰相加扶耳以此事爲畢生之大業。遂結主唱國民主義之拿破侖三世。三世遂援意人而與奥軍戰。獲勝仗焉。意人割二地以酬之。此亦賴國民主義而得者也。

因意大利之統一。而正統主義。大爲當世所詬病。自維也納公會以來。懷不平之心於斯舉者。皆獨立以别爲一國。至欲與不同種之國民合併焉。拿破侖三世利用此機會。遂使歐洲中原。非常擾亂。然其才畧。不如拿破侖第一。果斷亦遜之。終至失敗。豈不惜哉。當斯時也。保蘭人亦見意國獨立。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叛俄人而成激烈之戰爭。故不得不以拿破侖三世所倡之主義。而益襄贊之。因是而搆怨俄人。俄人深疾惡之。遂與德人聯結。以謀傾覆法人。原拿破侖三世雖唱國民主義。而已亦不能貫徹之。轉而利用之者。俾士麦是也。先是國民主義。於維也納公會。全權爲普魯士所握

持。普國欲以此主義。統一德意志國民。乃宰相俾公之策畧也。德意志國民。因維也納公會之决議。分裂爲衆小邦。與奧大利作聯合之勢。各國所共辦之事務。照聯合公會所議而行。奧大利以强有力之故。遂爲議長而大振其威權焉。然奧大利以有匈牙利、葡戲米牙、三千萬之非德意志人種。以統御此等人民。所行政畧。不利於德意志人。各國皆不悅之。羣要求奧大利。必使非德意志之人種。退不入會。奧大利弗諾。各國皆欲背盟。俾公乘此機會。大展才畧。以發揚普國之國勢。汲汲然求達其志。自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遂成歐洲之歷史如左。（未完）

中國問題（接前册）　英人

夫俄人政策。在威赫印度中國。求遂其欲望。然其欲望。不在中國印度沿岸。而在極東極西之方。即小亞細亞、地中海東岸、波斯灣、日本海、中國海是也。然我英國政治家及軍人等。不注意於此。却以心力集於印度西北境。夫印度國境。豈僅此一方哉。殆當局者之目。未矚及全部耳。俄人之志大而堅。與法國協同。以得握中國海日本海之主權爲務。現朝鮮及滿洲之主權。已大半入其掌握。今俄人既得廣大海濱。險要港

灣。尙不足以遂其欲。乃更振其威勢於北京。進及中國全國。此其宿志。不足深怪。我國所領之印度。形勢更形汲汲。夫俄之一國。已如出山猛虎。不可搏制。況今復有法國爲之助乎。印度者我英以兵力壓服之國也。服從我英。非出於誠心。崛起獨立之志。刻不能忘。無論何時皆可煽動之。使反抗我。此我英於東洋最弱之着也。英人於此。可不懼乎。可不備乎。然我英人對之。尙漠不關心。盖以爲東洋距本國遼遠。利害之關係甚微耳。此大不然。我英於東洋之商業關係重大。故維持商權。决不可放鬆一步。以墮他人之手。唯維持商權。使之擴充無遺。必握取中國沿海要害之區。且可使英國之地位。堅固不拔也。今俄人已握其要害。以扼中國日本之咽喉。更障礙我國商務。故我英不早施抵禦之方。則商業必至頹落不可救藥。遂使俄國得不結冬冰之港灣。及滿洲沿海之區。進肆其攻畧之宿志。雖然、我英之所懼者。在俄人利用中國。建一俄國於亞洲。以與我英爲西敵。至於俄國之攻印度。固不足深懼也。余謂俄羅斯如斯之可懼。非深惡之。盖出於歎賞之意耳。俄固爲己之利益。施其壯圖。固屬當然之事。誰敢咎之。唯余所望。我英亦當如俄之奮起。謀自己之利益。决行

其猛進之志耳。

印度與中國。爲世界中人口最多之大國。其局面雖各異。然皆與我邦有重大關係。故兩國之交際。當愈進親密。固不待言。而英國之政畧。專求商務發達。中國之所知也。中國整頓商工與軍備。欲以英國爲師友。當此之時。我國奮起而盡敎導之方。竭補佐之誠。以援其進於文明之域。是我英國可親密之好機會也。乃計不出此。躊躇逡巡。不能盡友邦之義。遂讓俄人長鞭所及。爲所欲爲。惜哉。英國政府。討論東洋問題。迄今已四十餘年。未見其施一策出一計。唯默默拱手而已。俄則不然。舉動甚銳。勇往直前。今已迫中國之國境。蓋即經營五千里之西伯利所由來。俄人之手段。實足令天下讚賞。此中國所以棄英而依俄也。非不喜英。實英之不足依賴耳。

夫中國與印度之關係英國。如此其重大。故目下講求中國印度之交際。尤不可一刻緩。交際親密。助其進步。則東洋平和局面。可賴以維持之。英於亞洲所領之地。如蘇彛士海峽、印度、錫蘭、新嘉坡、香港、最得地利。用以擴充商務。恢恢有餘。加以整頓之力。不患其不鞏固。如徘徊觀望。必被諸國所壓倒。放逐於此大市場之外。永爲世

界中之弱國矣。我英國國運之盛衰。在此一舉也。

自千八百一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德國政府定政畧之趨向以來。德與俄遂結同盟。協同勢力。互相援助。以保護其利益。法國亦步德國後塵。奧地利匈牙利且相率而效之。以得俄歡心爲急務。俄人遂執其牛耳爲盟長。我英國乃孤立無助。有所舉動。每招三國之阻格。終歸無效。而日本亦默然注視。以待其變。我英國雖定中國緬甸之國界條約。與輪船駛行內地之條約。然此等條約。較列國所得之權力。大相逕庭。且緬甸中國間之鐵道。旣未布設。而揚子江上游之勢力。亦未確有把握。此最可惜也。

今欲知東洋之形勢。須先知俄爲中國之保護者。法國則專求鞏固已國地位。德國則援俄而受其指揮也。德受俄指揮之故有二。一恐俄人加怒於己。一與俄人反抗。則不能得勢力於中國。夫俄之於北京。所以能握最大最强之權力者。以其當千八百九十五年。光緒二十年有補佐中國之功。且與中國相約以制日本。并施防禦之形畧耳。抑中國與俄國訂同盟條約之時。英國以外。無不知之。條約中有甚要者三條。曰二國共擊日本。并結防禦之約。曰許俄國經滿洲布設鐵道之支線。曰旅順大連灣砲台改築城費。

膠州築城費。皆自中國辦償。且此三大港灣。爲俄國所必要之地。不論何時。皆可奉歸於俄。是也。所訂之條約。不惟中國秘之。即俄亦不肯外洩。雖然、自其立約以後之舉動觀之。可洞悉之也。夫膠州本俄人爪下物。今竟歸德國掌中。蓋其得俄人之允諾明矣。他日德國更據得他港。拱手復讓於俄。抑何難哉。彼二國之於此事。必結有一詳細條約也。

自世人觀之。俄國之於中國。近數年間。忙迫異常。而所成功蹟。亦灼灼可見。然觀我英國。則如袖手傍觀之國也。或曰、我英於中緬國境條約。得利不少。又於中國內地。布置一切權力。此即其偉業也。至俄得旅大二港。不過許之爲碇泊所而已。余謂不然。蓋俄國之志。以此二港爲東方逞雄之根據地。欲壓制中國人所最鄭重之北京耳。雖然、英國亦無力以抵抗之。無力之故。乃政畧兵力人材三者之缺乏也。三者之中。唯人材最稀。英雄之士。非英國無之。乃不能使之成英雄耳。今外交家爲國會所掣肘。故難出奇策。施驚人之手段。且有妙計善策。亦不能施於實行。我政府當外交多事之際。惟逡巡不進。自外觀之。似極忙動。其實不能成何事。蓋無一定宗旨故也。雖

有英才之外交家。竭盡心力。徒勞無功而已。此英國所以於歐亞政畧。不見有非常之進步也。俄人之政畧。勇往前進。不知住足。及今不防遏之。必至遂其壯圖。我英欲行防遏政略。不可不先衛歐洲同盟。以破其連衡之勢。若然則决不能不需强大之兵力也。

（未完）

中國人種侵畧世界　　日本竹越與三郎

竹越君於中東和局將成時。著一書。曰支那論。其志欲敗和局。全呑中國也。全書皆寫其妬意。此是其書之第四編。今畧擇譯之以供衆覽。

中國人者。世界最易繁殖之人種也。彼等如鼠族一般。恰似自乘數之增加焉。三千年來二十四朝之歷史。無代不有革命。一殺人如草流血如河之歷史也。他國之戰鬬。雖常有殺人。而中國之戰鬬。則專以殺人爲榮。兵之所過。幾無噍類。其歷史之所謂太平者。乃當人民洗屠之後。壯者已死而少者尙幼。產物衆而人數寡。故人民厭亂而小安。實不過一時苟且之太平耳。雖然、彼當暫時之太平間。未幾而人口之數如故矣。經幾千百回之凶殘忍殺。加以瘴毒厲疫濕熱之疾病。飢寒之死亡。全不講衛生之術。

醫藥則徒用草根木皮。如是之國。於四百二十九萬方里之中。尙有三億六千百五十萬之人口。以講求技藝與衛生之歐洲比之。猶不過於三百八十萬方里之中。僅得三億五千七百萬人口。然則中國之人種。豈非最有膨脹力之人種哉。吾日本人之甚繁殖者。於明治二十四年。一平方里內。有二百七十五人。全國皆大驚。俱謂不可不速求殖民地於海外。然以中國視之。据千八百九十年之調查。以彼四百二十萬方里之大國。一平方里之中。已容二百八十九人。以彼沍寒、酷暑、不毛、瘴毒、苛政、惡習、洪水、疾疫、參差不齊之國土。與我風光和、民政寬、技藝醫術精明之國相比。其繁殖之度。猶過我焉。苟於六十二年之內。彼四億萬之民更增一倍數。彼等將以何地爲殖民乎。雖或襲美洲之曠野。或辟非洲無人之地。然當其膨脹力之初發軔也。其侵畧隊之鞭所先及者。必於黃海中國海之外。自北緯五十度至南緯四十度之諸島乎。今中國正行其人種侵畧於暹羅安南。實招法人之深恐。前法人加斯頓、蘭鐵兒之核算。暹羅人口一千萬之中。中國居其三分之一焉。於安南則土人屢退避於山間。而中國人泰然保有初連市。握其商工之覇權。故法人稱之爲不可壓之人種。今法國之政治家。每思

及將來。則慄然惶恐矣。

英人之初占馬來也。招五十名中國人居焉。今則繁殖至數十萬矣。故謂馬來爲中國人所有亦無不可也。彼等又方將以南澳洲作第二箇暹羅。此地之政治家大妬忌而痛斥之。遂效美國禁壓之法。于千八百五十一年。域多利亞洲初行排斥之例。各處遂尤而效焉。然其壓力猶未甚也。至千八百七十八年克因斯蘭州效之。於是重施其暴力。每船搭載中國人。則一人抽十辨尼（一辨尼約華銀五仙）人頭稅。及船載貨一噸。祇可搭載中國人一人。至千八百八十四年。則五十噸一人。一人抽三十辨尼人頭稅。既而各處又尤效之。皆務設至苛至虐之法。以拒絕中國人。不使得越國門一步。又哥倫比亞故設許多刑律以隔之。使其一日見罪。則另加以慘酷之刑。務欲令其人膝戰股栗裹足而不敢踏其地。英人亞非根號請政府禁止中國人入港。於是各國又效之。德人結拉遮耳之論曰。吾等安古羅沙克倫（即歐洲人種）之子孫。不可不各以絕大之力以拒中國人種也。英國之將軍倭耳斯禮（長髮賊之時奉命遊中國探情實）評中國人爲奔馳之人種。曰。「一時來則中國人種由西伯利亞、西藏、印度、委陀而侵畧歐洲。俄不能拒。法不能守。漸而

波及於歐洲。我英國當與美國結安古羅沙克倫之同盟。方可以當之。云云。」此語雖或是外交家故意煽動之語。然其民無國家之依賴。無軍艦之保護。而出海外常五百萬人。每年能獲一億萬圓回本國。豚尾漢（日人呼中國人之輕薄語曰豚尾漢以其辮髮類豚尾也）無籍者（無籍者亦笑中國人之語謂中國人之無政府可倚籍也此二語日人成爲俗談市上之小兒見中國人皆以此詈罵甚至常有形於新聞紙中者）之嘲笑之中。能獨自一箇吸收世界之富。亦不可盡輕侮也。況其國內山澤之利源未闢。文明之工藝未興。苟一旦開採之興起之。輪船鐵路縱橫國內。其財政呑吐之勢。正如洋海之汪洋無已。國愈富而人口愈益。人口愈益而國愈富。於是四億萬之民。一躍而爲五億萬。兩躍而爲六億萬。三躍而爲八億萬。人種之波濤。以滔天之勢。將直向日本之預定地而決來也。

歐人皮亞順嘗料將來之局。爲後日白人之隱憂。其言曰。

中央亞細亞及馬來群島。此殖民地之最美者也。雖然、此美地將來必非吾白皙人種所能享受。然則將來之充此餘地者何人種乎。曰、中國人及印度人是也。今日歐洲之文明。徐輸入中國。將來中國訓練大軍。直達亞細亞之中心。更利用其鐵路。東京、安南、暹羅、卑路麥、乃坡、之權利。皆再爲中國所有矣。

中國人政治之侵畧。雖未可確言。而人種之膨脹。則毫無疑矣。彼等直追白皙人種之跡。而發其膨脹於世界。白皙人種足跡所到之地。彼中國人無不接踵而至。彼等又能耐氣候之變化。堪勞働之辛苦。非白皙人種所能及也。

彼等無論在西藏之高原。與非洲之熱地。皆能隨處繁殖。且勞働者、商賈人、向有勤儉之資格。所以彼等到處與白人競爭。而終不落後一步也。吾白人于氣候之變化。每不能堪。甚難繁殖於異土。今開絕域之殖民地。正與迎中國人入享鳩居之利無異也。中國政府不自謀殖其民。而我歐洲諸國營營於墾荒。直若爲中國人闢殖民地耳。

著英國旅行記者。男爵標不乃路氏。驚曰。余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始赴新嘉坡。其時彼地之人口。白皙人一百。馬來人二萬。中國人數千。余於千八百八十四年再過其地。其時白皙人及土人之數如前。而中國人則達于八萬六千矣。博士義耳馬耳德、之馬耳支沙號巡洋記曰

中國人縱橫侵入於馬來西亞。彼等以新嘉坡、亞魯、爲第一之故鄉。非律賓群島之

貿易。幾爲所專有。於馬加沙路與德人競爭商利。摩兒加斯之地。則儼如中國人之本土矣。

中國人之勢如此之可畏。浸假彼異日能舉動自由。縱氾橫溢。我日本何能當其衝乎。夫中國人之伎倆。決無已時也。吾人今日豈可安坐沉默。以保東洋平和之虛文乎。中日國民之爭者。直如英俄之爭爾。英法之爭爾。安古羅沙克倫及拉丁人種之爭爾。今日之必爭者。理也。勢也。人種的也。國民的也。國家的也。至爭根深結。則生死的也。今不計此要重之約。而徒用東洋一字之地理空名。以養百千年之深憂大患。果何益哉。

此是外交家慫慂其政府及國民之文也。故多張皇之語。閱者讀此篇亦可窺外人妬中國之一斑矣。吾人有此絕大招忌之物。惹外人之凶暴壓力。今地球各國。孰不欲芟滅吾人而甘心哉。吾人今日苟不思振奮自保。必無噍類矣。可不寒心。

譯者附識

## 中國近事

### 京事彙誌

去臘定立端王之子溥儁將于元旦即位一事。實非榮剛二賊定心奉立之本意。不過欲借端王之子以廢 今上。迨至 今上既去。然後徐圖此幼孩。甚屬得手。端王密知二賊之隱謀。故甚不願立其子。一聞僞詔已下。連日哭泣不休。而溥儁見其父哭之慟。亦隨而相泣于中庭。蓋明知將來不免爲孺子嬰矣。噫、昔漢更始立劉盆子爲帝。盆子下殿哭泣而走。不料數千年後亦有怕做皇帝而哭泣者。古今事無獨有偶。而有如此哉。

溥儁每日在內廷受讀。必哭泣要歸家（端王之家也）西后爲之氣殺。噫、剛毅不嘗云乎。漢人之壞壞在讀書。滿人好在不讀書 今上固以多讀書行新政而見廢也。然則又何必强令溥儁讀書耶。

二月十一日上諭。貴鐸、周錫恩、陳鼎、吳式釗、沈鵬、等五翰林。或議處或休致或革職管束監禁等情。茲得京友函述。此數員皆係徐桐所參。內廷密諭。陳鼎心術不正。



所簽校邠廬抗議。語多悖謬。著遞解回籍。交湖南巡撫永遠監禁。吳式釗勾通外洋。賄賣鑛產。坐擁厚資。有恃無恐。著遞解回籍。交雲貴總督永遠監禁。而兵部火牌。僅有交雲貴總督交湖南巡撫字樣而已。其永遠監禁字樣。及所犯案由。係另有一角公文。交督撫照辦者也。此次所以如此機密。爲吳式釗係英意福公司江南鑛務創辦之人。而現在所犯。即係辦鑛之事。恐兩國公使不能無言。故爾秘之。貴鐸係旗人。居錫恩湖北省人。而陳鼎吳式釗沈鵬初議罪皆革職。內改爲斬决。後經軍機大臣某某中堂二人求之。方減輕爲永遠監禁。幷聞數員俱無口供云。

字林西報云。去年西人覲見 皇上時。咸見聖躬甚形怯弱。惟彼時並無病容。故咸以聖壽無疆。長安大位爲祝。乃玆悉前月十九號各公使覲見時。見 皇上頗具病容。因是更不禁代抱杞憂。初時駐京各國使臣因外間謠諑紛紜。深欲一見 皇上顏色。因均呈請覲見。以示各國乃認 今上爲中國之大皇帝。並循例恭賀新禧。當蒙允准。詎覲見時。各公使瞻仰聖容。甚爲吃驚。因見 皇上病體甚深。恇怯之形可掬。面上又均現有青黃之色。不獨雙瞳無神。眼眶深陷。即外面更有黑圈環遶。察其舉動。頗有

不甚安逸之狀。究係爲病所困。抑係不爲着意調護所致。稍緩當可知曉。惟此時所可爲之決定者。皇上病體若此。雖有孜孜求治之心。亦斷無力量可辦矣。又聞駐京各公使之夫人。亦呈請覲見太后。于西三月八號得蒙召見。除賜酒外。復賜觀劇。蓋此次實係私會。並非另有公事也。至太后近時所迭降之諭旨。聞皆非出諸本意。均由榮剛暨一二守舊者爲之擬稿。想俟劉制軍坤一到京後。必能設法挽回。蓋劉在中國力量最大。定能俾太后聽信其言也。劉年雖已高邁。體又不甚強健。但伊素性幹練。識又極廣。湘省恆出有名人物。伊亦湘人。必亦有所建樹。況伊又常以國事爲重者。進京後定能委婉諫阻太后以匡救其失也。

江督行旌

前年八月之變。劉峴帥以一言而延 聖主之命者一年有餘。去臘廢立之謀已定。而先撤去峴帥江督之任。使來京陛見。旋以峴帥政躬時有不豫。因拜摺覆命。請俟來春再行北上。得蒙俞允。而當其時本已封印時候。復逼令其尅日交印。則逆賊之最畏最忌者惟峴帥一人而已。茲聞峴帥已擇日啓行北上。而旋接駐京友人函云。京中守舊

黨中人。現設密計。欲于途中或俟其到京後。暗行險事。蓋恐西后信從其言。故欲阻止其不得覲見也。并疑峴帥亦喜愛新黨。恐其將現在查辦之人。設法救其性命。故有此阻止之舉。該友人得此消息。特囑峴帥暫緩北上。或俟事機稍定。始行進京。乃峴帥接信後。並不在意。仍定于二月十五日起程。諒中途或不致竟遭危險也。至于南京湘人一節。峴帥甚費躊躇。因該湘人等。皆不願受他人節制。惟江南全省提督李軍門占椿。頗爲湘軍所信服（李占椿駐札之處係在松江距上海二十五英里南洋水師亦歸伊統帶）峴帥恐行後湘軍或有不靖。故即電請李軍門迅速來甯。以便鎭壓。李軍門接電後。即起程赴甯。并帶有湘軍四十餘人。以爲保護峴帥進京之用云。

籍設家產

經蓮珊原籍紹興。前以政府誣其虧欠上海電局公欵四萬兩。該省大吏以奉有北京明文。即將經君所有之家產盡行充公。惟經君在上海之產業亦甚多。幸近來法人擴張新租界。而經之產業適均在界內。爲中國官吏權力所不能及。無從施其擄掠手段也。

師傅之言

翁師傅現仍在常熟原籍家居。其住宅仍派兵看守。玆聞翁嘗告人曰。吾今年已七十餘歲。亦不思避往他處。設太后諭令欲吾之頭。吾亦不用設法。自當靜以待之。惟命是從而已。又聞翁寫一令人激動之書與其寓滬諸友。戒其友人勿用設法救彼。並不准因彼而與官吏有所齟齬。並謂太后之怒實有提醒其如是者。且謂太后之怒方且未已。告其同憂之人勿出而干預。且當謹避以便太后之報復僅在他一人云云。

## 新黨難拘

上海余道台前因江督鹿傳霖飭令其拘拿寓滬新黨。玆聞余道台曾前往南京面稟江督云。近日太后諭將寄居上海各租界之維新黨人拿捉。此事實非易辦。其故因上海之捕房。出爲保護新黨。並英美領事及各國之領事。亦抗拒不准在租界將此維新黨人拘拿耳。且租界中無論何人。並不准任意拿捉。加以政府之欲拿捉維新黨。中西各報咸將此意刊登。寔阻止大吏不能將新黨中人擅拿判斷。此風非一日矣。不論何時。拘人之票。須由領事允准簽字。然後可照票辦理。於是鹿傳霖亦即以余道臺所告之言電告北京。並請後示云。又李鴻章亦因以上之上諭。已爲電告北京。所論拿捉新黨之事。大畧相同。謂維新黨中咸爲西人所憐惜。且彼黨中亦有作客各國。深爲各該國所保

護。所以維新黨人不能拿獲一人。是以政府將已獲諸人刑訊。似因有鑒於此者。

同仰公憤

自客臘立嗣之僞諭下後。海內外人心忠憤。聯電阻止者百數十起。本報已書不一書。茲聞客南洋仰光華商愛國忠君之士。復擬聯電諫阻。噫、越在僻壤。亦聞風興起。毋亦 聖德之入人深耶。茲謹將其捐題小啓及電稿照錄于下。

捐題保 皇電費小啓云。中國處亞洲之中。地方貳萬里。人民五百兆。五金鑛產隨地稱是。以之圖强。天下莫敵。以之圖富。歐美莫京。乃死守歷代朽敗之成規。不知權衡變通之大計。始受睡獅之誚。繼爲病夫之譏。終且爲半主之國。不教之邦。今則豆剖瓜分。危機畢現。乃政府昏庸。睡不知醒。嗚呼哀哉。孰有甚於此乎。向使輪航莫建。六洋未通。猶可閉關自守。吾行吾是。今也萬國通商。五洲互市。輪航鉄軌。川遍地球。歐美之文明。普耀九萬里之寰區。是知十九世紀之世界。爲鬬智爭能之時局。變法不但可以圖存。且能致富而圖强。日本波弛。其明証也。不變法非但不能自立。甚至割地而淪亡。緬甸交趾印度非洲。其前車也。我光緒 皇帝天生聖主。惠我羣黎。學通中外。悟澈古今。知中國非變法則不能以圖存。爰是乾剛獨斷。欽

志維新。平滿漢之畛域。求國是於草野。假使向無掣肘之虞。則一年而成。三年而興。富强之偉業。行將與列邦並駕而齊驅也。孰意衰朽當朝。方針逆向。訓政之舉。地覆天翻。殺六士於菜市。捕賢臣於申江。坐使列强齒冷。志士灰心。且也　聖主無病。僞詔徵醫。昔尙瀛臺坐困。今且公然行簒立之舉矣。舍壯年之　聖主。立九齡之孩提。誤國殃民。莫此爲甚。猶幸同胞海外。共效忠心。若星洲、若香江、若巴城、若吉隆、若暹羅、若安南、若美洲各埠、若日本各埠。莫不電請　聖安。奏求歸政。雖事未必有濟。然義聲震天地。中西報館。萬口稱揚。亦足張志士之氣。懾權奸之魄矣。我客仰同胞諸志士。同受　孔子之敎化。同是黃帝之聖裔。何以義舉讓人。寧無愧色。茲者京電飛來。君父有倒懸之危。正志士同申大義之時。爰擬奉電二片。一致日本國王。一致北京英使。但事非一己。資必捐衆。多多益善。少少奚嫌。隨緣樂助。讚厥成功。是爲啓。

擬電總署代奏稿云。中國北京總理各國事務王爺大人鈞前。具呈流寓緬甸合埠華商李潮沛何華經何華本陳文鄭林振宗楊本嬰楊清風莊銀安白聯登邱國瓦李鳴鳳僑潘春業尙黃福源蘇莊豐洪聰敏蕭聖萬等暨合埠華人四萬七千人。爲懇乞代奏

事。商民等久託緬甸。遠離神京。君門萬里。消息茫茫。近閱中西報紙。鼎沸喧傳。謂 大皇帝有讓位之舉。商民等不勝驚駭之至。 大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君臣名分已定。今無故去位。何以塞列邦之口。何以安羣黎之心。且太后春秋已高。正 大皇帝韜孝之日。値茲國家多事之秋。正 大皇帝宵旰勤勞之時。欲使中國昇平。懇祈 大皇帝力疾親政。則二萬里之宗社幸甚。五百兆之華民幸甚。草野不知忌諱。愚戇竊出至誠。伏乞王爺大臣轉奏太后 皇上聖鑒。

擬致日本政府電稿云。大日本帝國外務卿大人鈞鑒。懇乞轉奏 明治天皇陛下。敝國不幸君權失柄。近聞朝貴更有廢立之舉。伏望天皇俯念同洲之義。顧全大局。力阻敝國廢立之舉。保全敝國 皇帝性命。則皇恩浩蕩。亞洲皆春。外民等不勝感激涕零之至。客緬甸華民四萬七千人具奏。

暹羅華商電請 聖安及電阻廢立者已數次。後復聞 皇上被毒吐血。顯係預爲廢立地步。闔埠震駭。忠愛之士。爲之痛哭不止。于二月三日復電北京云。

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鈞鑒。聞 皇上被毒。天下駭甚。若遇弑害。勤王之師立至。决斬慶剛兩賊種。以洩天下之憤。暹羅闔埠華商陳斗南邱喜生吳添發率同志約八萬人謹電。

英國經營之後圖

南阿戰爭之初。英國送軍于風土不同氣候大異之地。形勢亦少察焉。而守者則精地理。悉變機。且據深林爲天險以應敵。杜軍所由勝。英軍所由敗也。然而結局勝敗之數。則其始已有可豫料者。何以故。杜以彈丸之小國。勇氣雖倍人。而恃天然之力亦甚多。英國則器械精良。砲彈充足。越七千餘里之地。輸二十餘萬之大軍。國內尙綽然有餘裕。而商務之交通。亦毫無阻力。雖他國乘隙窺伺于他方。權勢不暇外顧。而以完全之軍隊擊南阿。以掃蕩兩共和國。則猶未至于束手也。

雖然。若欲以南阿兩共和國。爲第二之印度。則亦有所不能者。南阿國民獨立之氣。勝于印度也。且不止此。阿非利加北部埃及之實權。現已歸于英人掌中。英法兩國之交情。爲之破裂。今又于南部擴充廣大之版圖。則歐洲各國間。必不能默視其獨得。而關係更重矣。然則了結之後。將有如何之新局乎。曰、不過以之爲保護國。（半獨立國）干涉其內政。改正其法律。并稍擴張英國之利權而已。

說者曰。此次之戰。動英國之大兵。振世界之耳目。而結局之後。英國徒得干涉內政。改正法律之權。極力經營之苦心。終歸水泡。想當局之所希期者必不如是。可刮目以觀其後圖也。

兩共和國之危機

南阿兩共和國。以不能支持之故。要求歐洲各國。從中調停。而德國因此次戰爭。關係甚重。且于英國有親密之情。故拒絕之。至于美國。則英國政府已豫先知會。使其可勿與聞。若歐洲大陸。皆因此而束手。則兩共和國之運命。不其危耶。

目下杜國與自由國兩大統領。復以媾和之意。苦求于英國總理大臣。并欲仍舊保護其獨立。而英國政府。則斷不肯承認之云。

又阿連治自由國之首都。爲英軍所占領後。而大統領倘欲遷于他處。再立首都。以爲防禦固守之地步。而英國決然不許其獨立。恐其斷難久支矣。

法國密謀大破

法國政府。乘英國用兵南阿。窺伺埃及。因駐在土耳其公使。將土政府煽動之。并得

駐土俄公使之助力也。此時俄國見南阿局面大變。拒絕法國之要求。于是法之陰謀全破。而駐土耳其之公使。亦歸于巴黎云。

## 英俄美三國同盟

目下英俄美三國同盟之說。喧傳世界。人以爲此三國者。皆膨脹主義之國。知衝突之不能免。遂相聯爲同盟。然而其意不在此。蓋俄國者欲開內地之富源。須莫大之資本。方能奏效。而此莫大之資本。則必仰給于英美二國。故不得不出于同盟。而英國者則因南阿之戰。尚未終局。俄國復謀擴充于亞細亞。終難免有不測之憂。亦不得不出于同盟也。至于美國則又有他意存焉。美國于平和戰爭之場。所最恐者日耳曼。于南美于東洋。常相拮抗相仇敵者亦日耳曼。而在西美戰爭之際。日耳曼與西班牙相合以制美國。猶爲美國國民之所不能忘者。故爲此同盟。以限日耳曼于孤立之地位也。雖然。英美兩國者。久已有親密之交。固不恃此區區同盟。而英俄兩國者。則如兩雄并立。近接已難。何況于此。恐未能久持也。

## 俄國雄心

近來俄國海軍。大更面目。海軍兵員。已加至五萬二千二百五十人。皆爲防備旅順、浦鹽斯德、修築鐵路之用。目下又擬增造戰鬬艦、砲艦、巡洋艦、水雷艇等。於本年內必當發遣中國。俄國窺伺東洋之心。眞令人髮指也。

又俄國鐵路之延長。既達三萬六千餘里。而西伯利亞之鐵路。目下復以最大之費用。極力經營。想完全後。利益實有不可計者矣。

又聞俄國政府。於波斯國內亦有修設鐵路之議。經費之多少。亦豫先籌畫。只須派遣技師兵士。往其地查驗之後。即當從事開辦云。

### 法征蘇丹

法國遠征蘇丹之地。集兵于蘇丹中央。與有力之酋長戰殺之。幷全拔其巢窟。說者曰。以後法國于阿非利加。可得最大之利益云。

### 土耳其關係俄德

俄國要求土耳其修設中央亞細亞鐵路之特權。土政府決然拒絕之。因賴有德國之勢力也。由此觀之。俄德于土耳其之關係。亦不小云。

## 俄國侵畧波斯

俄國以欵項貸于波斯。得其國內修設鐵路之權。後因波斯王與其兄爭王位。請助于俄。并許以重大之權力。于是訂有密約。今俄乘英杜戰局未了之際。乃欲實行其密約。以爲將來占領全國之地步云。

## 俄法聯盟

法國之半官報。言俄法兩國之交情。日益堅固。不啻膠漆。而近日又有同盟之說。蓋恐一時法國用兵于阿非利加。俄國用兵于中央亞細亞。有後顧之憂也。泰晤士報評之曰。此亦不過形式之同盟而已。有事之日。又何敢明目張膽以相助乎。

## 二十世紀之大觀

俄國海軍大尉語人曰。俄日開戰之風說。人人信之而不疑。故日本極力加造軍艦。俄國亦注全力于極東之海陸軍。且欲于旅順、浦鹽斯德間。謀一海軍之根據地。以備不虞。噫、若一旦戰爭果起。則日本聯英。日耳曼助俄。歐洲戰爭之禍。亦從此發端矣。二十世紀之世界。豈非大觀乎。

## 各國海軍一斑

近英國海軍省調查各國海軍之數。頗爲詳悉。今將英、法、俄、德、意、美、日、七國海艦比較表列之。亦可窺見一斑云。

| 現在之軍艦 | 英 | 法 | 俄 | 德 | 意 | 美 | 日 |
|---|---|---|---|---|---|---|---|
| 戰鬬艦 | 五三 | 三一 | 一二 | 一八 | 一五 | 五 | 三 |
| 裝甲巡洋艦 | 一七 | 八 | 一〇 | 三 | 三 | 二 | 三 |
| 保護巡洋艦 | 一〇七 | 三六 | 三 | 一三 | 一五、 | 一四 | 一四 |
| 非保護巡洋艦 | 一五 | 一四 | 三 | 一二 | 一 | 六 | 九 |
| 裝甲海防艦 | 一三 | 一四 | 一五 | 一一 | | 一九 | 四 |
| 特務艦 | 三 | 一 | 五 | 三 | 二 | 一 | |
| 水雷砲艦 | 三五 | 一五 | 一七 | 二 | 一五 | | 一 |
| 水雷破壞艇 | 七五 | 二 | 一 | 一 | | 一 | 八 |

| | | | | | | | |
|---|---|---|---|---|---|---|---|
| 水雷艇 | 九五 | 二一九 | 一七三 | 一一三 | 一四四 | 一六 | 二九 |
| 潛水水雷艇 | | | 三 | | | | |

| 未成之軍艦 | 英 | 法 | 俄 | 德 | 意 | 美 | 日 |
|---|---|---|---|---|---|---|---|
| 戰鬬艦 | 一七 | 四 | 一二 | 七 | 四 | 一一 | 四 |
| 裝甲巡洋艦 | 一四 | 二 | 二 | 二 | 四 | 三 | 四 |
| 保護巡洋艦 | 九 | 四 | 八 | 四 | 三 | 七 | 二 |
| 非保護巡洋艦 | | | | | | | |
| 裝甲海防艦 | | | | 一 | | 四 | |
| 特務艦 | | | | 二 | | | |
| 水雷砲艦 | | | | | | | |
| 水雷破壞艇 | 三三 | 一〇 | 三五 | 九 | 一一 | 一九 | 四 |
| 水雷艇 | | 四七 | 六 | | 一〇 | 一四 | 二九 |

潛水水雷艇　九

以上所列。各國之海軍。大略如是。雖然。軍艦者形體也。熟練者精神也。徒具形體。而精神不足以副之。則形體亦病軀耳。故整頓海軍。必以多練將才爲第一義。且英國今日之所長者在此。從此而更加進步。則稱覇海上。亦指顧間事耳。國于世界者。其不思自振耶。

## 法國之海軍

法國前海軍大臣。比較英法兩國目下海軍之高下。其說曰。英國之海軍。二倍于法國之海軍。而英國復平時有大小各種之軍船六百艘。戰時有商船四百艘。亦可以作軍艦。皆組織甚佳。迥非各國所能及。且于海上有石炭貯藏所。船艦修繕所。及軍器彈藥貯藏所。基礎甚固。若一時與法國有事。相見于戰場。吾恐法國未見其能抗敵之也。何以故。法國于地中海。除多倫外。海軍無屯泊之港。于亞魯節里亞附近之地。雖能交戰。軍艦一有傷損。兵糧彈藥一有缺乏。復無處可修繕之。補充之。而橫過地中海以冒非常之危險。是必不能者。海岸砲臺。久成虛設。大砲之可用者亦極少。以之敵

三倍之英國。則更不能也。此吾所以云云也。

然則將如之何。曰、以前之弱點。政府之罪。議會之罪。悔之已無可及。以後則吾國民當自任之。實力整頓。勿徒飾觀瞻。則庶幾其可救藥也。（此論一出。國內沸騰。然而病根在此。並非過激）。

### 東洋之利權與軍備

日本有自歐洲游歷歸者言曰。予此次之游歷所最注意者。歐洲各國工商業之發達也。而發達之最著者。德國爲甚。于亞美利加。于東洋。着着進行。無不奏功者。各國繼之。俄國平和會議之起。亦欲入于是域。于是政治之權力擴張。變爲利益之權力擴張。竟組成今日全歐之大勢。然而東洋各國者。則寂然無聞焉。頗恨事也。

近日英杜爭戰。增一層之變。亦堪注意者。何也。文明之弊惜死。野蠻之弊輕生。器械之精良。交通之便利。一爲野蠻用之。遂足以制文明。此英杜前日之情形也。然而英國目下者。則又轉敗爲勝矣。倘戰局告終。歐洲各國。難免不移此以得東洋。東洋居今日危機。軍備擴張之事。不容一日稍緩也。

英國加茶酒煙稅

据初七日倫敦發徠德路電報云。英國因南阿戰事酬欵事情。閣下議院決議豫算之策。謀更擴張戰局。大增軍費。其豫算募集公債額六千萬磅。(六億圓有奇)擬將酒、茶、煙、等項重加增稅。十年後自可淸償云云。

麥堅尼氏之膨脹論

美國大統領麥堅尼氏。在柯哈育協會之例年宴會席上演說。今撮擇其要旨譯之。麥氏先將非律賓事陳說一番。大概謂非律賓是我所當有之地。不可輕易捨之之意。次演說帝國主義與膨脹主義之關係。其言曰、世人多以膨脹主義非難我國。說者謂主持膨脹主義者。實帝國之態度。而非我共和國之主義也。今欲擴張殖民地于海外。畧取領地于他邦。此實昔日羅馬國之主義。於我共和民政之本旨已盡失矣。羅馬雖有共和之名。其實則一純然無缺之專制國也。我國豈可與之同轍並武哉。余謂不盡然。夫所謂膨脹主義者。實與帝國主義有區別。其本色面目皆迥殊。吾謂膨脹主義。非帝國所可獨有。亦非共和政治所宜獨無。彼既於帝國主義無關。便於共和政治無損。故

無論帝國與共和。因勢併行。無所沾滯。時而用之。利莫大焉。夫國家之有膨脹。猶草木之有滋長也。草木而不滋長則枯槁彫落。國家而無膨脹則衰弱死滅。天下之事物非進則退。斷無中立。諸君其欲美國之進步乎。抑欲美國之退步乎。夫美國之不採膨脹主義者。是前數十年之局面。非所以論於今日之勢也。時勢之所迫。莫可止也。旣禁之無可禁。止之無可止。則當從而順之。改絃更張。善操天下之手也。余今日之欲美國膨脹者。非欲美國效帝國主義也。乞諸君勿混朱紫合觀可也。言畢。擧座皆鼓掌喝采。一時屋瓦皆震云。

## 俄國要求馬山浦

俄國之東洋艦隊。於數日前。以一部集于韓國仁川。一部繫於馬山浦。其艦隊之司令官希路德哥蘭將軍。自仁川上陸入京城。今尚留于其地。與韓政府有秘密之交涉。但交涉何事。雖不得其詳。然要之其意必欲要求馬山浦之土地也。說者或謂俄國此次要求。即使不在馬山浦。亦必另擇險要之島嶼。以爲軍事上之要點。俄國經營東亞。岌岌不已。如善奕者之若棋。預早於各要處發布其子。未幾而全局皆制其死命矣。

臆、我東洋將何以禦之。

豫操海軍

日本擬自三月下旬起至四月中旬。舉行海軍大操三日。蓋今次之操演。爲日本海軍創始以來之一大政。是以豫屬海軍一切節制。須與戰時無異。合艦艇有四十五六隻之多。分操演期爲二次。第一次準備出師。假如與敵國失和。接到警電。而各團隊兵艦水雷艇運船要塞砲台。都從素定秘策。各自整頓準備戰鬥。此時裏面舉動。外面寂然不見。當其事者苦衷多在此際。何則勝敗之數。於未戰前定也。第二次對壘交戰之法。爲假職者也。而此次操演於軍港封鎖艦隊及擊破其封鎖艦之舉動。當其門之衝地者。或爲吳軍港附近。於是有軍艦二十五六隻。水雷艇二十隻。分彼我二隊。一隊欲封鎖在港內之兵。在港內之一隊。欲破其封鎖之兵。猛烈戰鬬。即在此時。其巨炮則動山嶽震地軸。勇士奮戰之狀。可以想像。操演之委員。海軍軍令部長伊東君當之。其攻擊軍之司令長官。現常備艦隊司令長官鮫島君當之。茲聞自海軍大臣將奏請天皇及后宮駕臨觀兵。蒙上諭批准。又准貴族院議員衆議員及各報記者俱得陪觀云。

殖民雜俎

## 良心告示

某小說有一詩云。荷包裝滿萬民漿。婢膝奴顏日夜忙。若使良心喪不盡。勸君莫望入官場。此語可謂快極。乃今日見檀山某新報。竟有良心衙門出告示之事。雖游戲神道。亦足以爲良心吐氣矣。查該報所載係因檀香山旅居義民倡設保 皇會。該地領事出示禁戒。乃翌日有人將原告示點竄數語。鈐以良心衙門之印。徧貼街衢。見者爲之大快云。今將該領事告示及良心衙門告示兩列於下。以供閱者一粲。

奏派駐檀香山正領事官楊 副領事官古 爲剴切曉諭事。現奉總理衙門電開。各埠華人。頗有被康逆煽惑。電達本署。肆議朝局情事。該僑民雖處外域。莫非中土子民。如果誤聽逆謀。造言生事。實屬違悖大義。各處領事有約束本國人民之責。希飭詳切誥誡該僑民等。審察順逆。務各安分貿易。勿再輕聽謠言。致取咎戾。仍將遵辦情形電復等因。承准此。本領事查康有爲梁啓超係欽奉上諭拿辦之逆犯。自逃竄海外。創立匪會。託名保皇。以煽動人心。飾說維新。以搖惑衆聽。其實志在糾黨倡亂。棍騙斂貲。逆跡昭彰。中外共

見。本領事經於去年十月出示曉諭。凡我華民稍明大義者。當不致受其欺愚。乃自去年十一月梁啓超改名易服。混入檀境。膽敢刊刻匪會規條。肆議朝局。散布謠言。誘人入會。若有不審順逆。狂妄誤從。國有常刑。恐爲株累。茲奉前因本領事既有約束僑民之責。不忍吾民無知被誘。身陷非義。合亟剴切曉諭。爲此示仰我華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從逆者敗。國憲難逃。唯望既入會者及早回頭。未入會者愼防失足。父兄誡其子弟。紳商勸其後生。如欲翼戴皇朝。振興國勢。則講求商務。即是富强之謀。磨厲人才。即儲報主之用。何必輕聽謠言。致干咎戾。若有甘心從逆。實同化外。一經朝廷查辦。本領事自不能爲爾等寬貸也。爾等宜各安分。顧惜身家。懍遵毋違。勿貽後悔。切切特諭。右諭通知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初壹日示

全權駐檀香山大總裁畢副總裁麥爲聲罪致討事。茲承准良心衙門照會。各處官吏。頗有被榮剛諸逆籠絡。味盡本心。目無君上情事。該官吏雖立僞朝。莫非　皇上恩典。如果依附逆臣。造言生事。實屬違悖大義。爾等筆墨有主持淸議糾正官邪之責。希即大聲疾呼。使該官吏等審察順逆。務各歸心忠義。勿再黨附奸邪。致干衆怒。仍着將議論文字登

報等因。奉此。本總裁查楊蔚彬、古今輝、係忝受 皇上俸祿之官員。乃自外生成。誣謗義會。禁戒保 皇。以渙散人心。仇視維新。以恐嚇衆聽。其實志在陞官發財。逞強欺弱。劣跡昭彰。中外共見。本總裁經在雪梨東華新報作論駁斥。凡屬官吏稍明大義者。當不敢肆其鼓簧。乃於今年二月該羊牯（現駐檀正領事楊副領事古人故稱之爲羊牯）復聯名狠狽。欺我檀民。胆敢懸張禁會告示。目無君上。散布危言。阻人入會。實屬不審順逆。喪心病狂。公論在人。豈容假借。本総裁既有糾正官邪之責。不能容此輩昧良狂吠。混亂是非。合亟聲罪致討。爲此布告爾羊牯知悉。爾等須知從逆者敗。淸議難逃。前之告示。既已無功。後之告示。何苦出醜。上之當思天理。下之當察人心。如欲反叛 天王。挫抑國勢。則祇繼吮痔。儘多發財之門。狗黨狐羣。盍開弒 皇之會。何必管人閑事。徒取憎嫌。既是甘心從逆。實同化外。一經衆口唾罵。本総裁亦不能爲爾等廻護也。爾等宜即箝口。不必多言。懍遵毋違。勿貽笑話。切切布告。右報通知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布告

接前冊

歡喜非常。原來是正黨裏一個有名的人。叫安度倶。兩人互視無事。即問遭乱的顛末。及國內的景象。這安度倶當那天國亂的時候。幸匿藏了身體。至次日方纔出頭。也脫身赴阿善來。因此國內的事情畧曉得些。即一一告訴了。又問了巴比陀陷水的事。兩人遭了國難。那一片憤懣情狀。自不待言。又安度倶先到阿善。這國內的事情也聽得些。即把阿善今天要開大會的事情。也說給他聽。原來阿善的人民。多年得參政權。是習慣了的。那些國民喜好議論。無事的時候。也要開回大會。議議政事。那有事時。自不待說。所以除例應的公會。又時常開大會。當下巴比陀聽得這消息。便與安度倶商量。要乘這机會去施展一点手段。看會民是怎麼樣。再作直理。當下兩人揀好區處。歇憇閑談了一番。料是開會的時候。即赶赴大會堂來。這比留離阿善不遠。不過十里上下。那路兩旁築着兩條長壁。把兩處貫連聯絡。因爲那年披旁列沙大戰。這壁被破壞了。數年纔修理復原。當下兩人在這兩條長壁裏走過。便進阿善都城。兩人也無心在觀玩上面。問了公會所在的地方。跑過幾條街。即登一個高丘。這高丘叫作夫季。在阿善都內。地勢雖不甚高。却也能看見廣遠。自丘上望見阿善比留相連。那兩條長壁。蜿蜒如長蛇。那些商船出入比留港。飄飄然水面上現幾處黑點。又遠遠

地望見殺吶米近傍的海面。在東南角上。浩浩蕩蕩。毫無涯畔。那人民的公會堂。即在這丘上。那築到這個上面。也有個原故。因為阿善海上貿易繁盛。又長于水戰。要國民時常記憶海事。所以把個大會堂。築在這高丘上面。國人一入議會。對着這景象。不由他不感觸起來。那年三十奸黨弄權的時候。曾把這會堂改了方向。背後民政回復。這會堂方向也還了原。這是閑話。于今且說巴比陀兩人。上了高丘。走到會堂面前。看見會民衆多。堂內不能滿站。有些站在堂外聽講的。眞是濟濟多士。不愧希臘第一名國。兩人有自己的心事。直從人叢裏進會堂來。早望見發言臺上。立着一位論士。大吃一驚。好似我齊武的瑪留兩人又更進至發言臺下。聽那論士論議。只見那人確是瑪留。兩人早打了兩把汗。心內想道。且看他說些甚麼。那論士在發言臺上。早張着圓目。發着虎吼。發言道。諸君。。。我要救齊武。只這兩句話。和那幅形象。別人看了。便明白這人是舌劍場裏全沒慣熟的。說話又沒倫次。又沒首尾。不知他要救齊武。又要在阿善的議會的發言臺上說出來。又要告知諸君。今日發言臺上半日說不出一句話。說出兩句。又是這般。到底是到發言臺上來做甚事。這會民心內眞是怪極。那安氏巴氏。冷汗越流得多了。只見那論士的顏色。從前早是紫紅色。于今又加染了一

番越發紅得不像。那眼睛半日還沒一閉。又熬出句話來道。諸君我不可不救齊武。那時會民聽了。更忍不住笑來。便有暗笑的。把他暗笑。可憐的。見他可憐。又有說他或者是個熱心志士。短于論政的人。却說瑪留在發言臺上。滿腔熱淚。欲向阿善借幾千援兵。今日在大會堂演說個道理出來。畢竟一句都說不出。嘐嘐其口。閃閃其目。漲紅滿面。在那裏非常着急。心內想道。我是槍砲隊裏不動聲色的人。怎麼這些會民又不殺我。又不怎麼反急得我到這田地。又想我是這們樣。何能借得援兵救得齊武。又想我那巴比陀在這裏。他長于議論。何能至此。竟落水死了。一時如萬箭攢心。又痛又急。忽瞥見臺下立著一個人。狠像我那亡友巴比陀。定睛熟視。見安度俱也在旁邊。這是無疑了。怕還沒死麼。那時把演說的事情忘却在九霄雲外。大叫道。呵你是巴君麼。不是麼。即飛身躍下臺來。那會民一齊笑起來。大譏道。今天怎麼來一個外國瘋子。在我發言臺上出醜。這瑪留到巴比陀面前。與巴比陀安度俱相見了。便在會堂上高聲問道。你到底還沒死麼。巴比陀方欲告訴他。倒是安度俱道。剛纔兄長在發言臺上。把齊武出醜極了。我們若被他們看輕了。回復的事還有望麼。請快些上發言臺。說個道理。求他援助。何必在這裏私講甚麼。巴比陀以爲然。即對着會衆發言道。小

子是齊武一個亡命叫巴比陀。因爲國步艱難。奸黨擾政。遭千古未有的奇禍。欲對諸君有幾句話說。不知諸君肯許可否。說畢。那些會民連呼可以可以。巴比陀即上發言臺來。那些會民。寂然無聲。聽他演說甚麽。先看見這人的形神。便知是一個拔羣的論政家。便生出等敬的意思來。咸道這斷非先那人可比。正是

各有所長。　不能强勉。　論戰場內。　勇者敗績。

欲知巴比陀所說如何。且聽下回詳述。

第六回　洒熱血鼓動會民　沮援兵偷安旦夕

却說巴比陀見衆人允了所請。即登發言臺上發言道。熱心愛國的會民。我有幾句話問你。當年毀那阿善與比留接續的長壁。不准人修築的。是那一國。那會民齊聲答道。是斯波多。巴比陀又道。干涉阿善的內政。把那爲列國模範的民政廢了。改正憲法。制其自由的。是那一國。會民連叫道。斯波多斯波多。巴比陀又道。阿善在地中海的屬地。今不服已有。是那一國奪了去的。會民又齊叫道。是斯波多。是我國的仇敵。萬不能忘的。巴比陀道。據此看來。斯波多是諸君的國仇了。現在貴國仇斯波多。又肆鯨吞的念頭。干涉齊武的內政。助我奸

滿覆我自由政體。把他前日對于阿善的殘暴手段。轉加我齊武。然則斯波多是阿善往日的國仇。齊武今日的國仇。即我與諸君所共同的國仇了。當時會民齊聲喝采道是是。瑪留又在旁邊大聲叫道。請諸君主張發兵應援的議論。救我齊武。巴比陀又說道。今斯波多既得志于齊武。豈便滿他鯨吞的念頭。然則阿善豈能猶存麼。今日無阿善。明日無齊武。今日齊武亡。明日阿善滅。故齊武國難。是阿善國難之先聲。救齊武。便是救自己一樣。何況昔日士武艮回復民政。敝邦也曾有微力。今却坐視齊武的國難不一援手。我料諸君斷不如此忘背。所以我願諸君助一臂之力。回復我齊武。料諸君善爲國計的。必不見却。還有一層。斯波多不喜人民參政。是虎狼的邦國。我二國貴人民參政。是有道理的邦國。故斯波多阿善齊武三國的盛衰。不止是三國的盛衰。實是專制政體自由政體的盛衰。今日不幸。不止是阿善齊武兩國不幸。實是希臘全土國民不幸。然則希臘全土國民爲自己計。爲子孫計。皆宜與斯波多作對。救我齊武。不止是防自己的患難。報齊武的恩惠。實是爲希臘全土盡力了。今日若起數千兵。臨我境上。我邦志士。必舉義兵內應。合阿善齊武兩國力量。壓倒斯波多。回復民政。維持希臘自由政治。實在這一次了。這實是諸君權力所能爲的事。願諸君留

意。說罷。滿堂無不叫絕。無不喝采。那些會民。被巴比陀一番爽快巧妙的理論。枚舉斯波多怎麼的暴虐。齊武怎麼的應救。怎麼的利害。把他們那奮激國恥的熱心和憐憫與國的至性。都打動起來。又敬慕巴比陀是個豪傑名士。見巴比陀下了臺。出堂外來。即有幾個熱心的人。擁着圍着。一齊出來。口中都說道。這人實是可敬可愛之至。安度俱瑪留也齊到會堂外面。那瑪留更爲喜悅。心內想道。我先回演說。被衆人取笑。受了恥辱。今幸得友人代我出了氣。叫他不敢小覷齊武。說齊武無人。獨自得意揚揚。滿心歡喜。那先的羞慚的念頭。丟在東洋大海去了。這巴比陀與那些圍擁的人。應酬了一番。即便脫身。與瑪氏安氏同赴旅店來。路上看見那街市怎麼的繁盛。房屋怎麼的壯麗。那屋上的雕刻。亦精巧異常。三人互相稱嘆道。難怪他文物美術。爲列國範模。即據這些上面看來。我齊武還是不如巴氏。瑪氏又各告訴別後的事情。那時紅日西斜。天色欲暮。三人便擇一個旅店住下。又談論些回復的計策。又說今天阿善的會民。都動了愛憐的念頭。回復的事。倒有幾分可望。不免各帶些喜色。正談論間。聽說有個人來訪。道是方纔在會堂聽了巴氏議論。特來相訪的。三人即接他進來。互通姓名。知那人是阿善民政黨裏的人。叫阿慈頓。年紀三十上下。像是個熱心之士。

當了阿慈頓問他遭難的原委。及回復的胸算。巴比陀也畧吐露大概。看了那人。似動了憐心的樣子。即訪問了阿善行政議官有名的人。又問現在國內的情形。把要求援助的話。也對他說了。那阿慈頓道。阿善自古即是政黨最多的國。現在也有三派。一民政黨。一專制黨。還有一黨看勢而爲進退的。叫曖昧黨。三種中最强盛的。是民政黨。專制黨也有幾分權力。民政黨爲行政議官的。是李志法馬禮。他們專制黨爲行政議官的。是亞留智比壯。他們這回諸君要乞援時。止有民政黨可賴。至於專制黨。怕與貴國奸黨。是相通的。於回復齊武這事情。反有大礙。依我看來。諸君要請應援。在政府裏眞能盡力的。怕沒有過李志的了。這阿慈頓把自巳國情。詳詳細細述了一遍。又說了些閑話。自去了。巴比陀他們。本來曉得阿善內情的大概。今聽了這話。越發明白。三人即打算到了明白。要見李志一番。纔好。當夜即收拾安息無話。

却說次日巴比陀留瑪留一人在家。與安度俱同到李志家來。這李志當三十奸黨專權的時候。以一個少年。奔走國事。作了許多功業。現在年紀五十有餘。膽氣甚壯。年紀雖老。語言笑貌間。時形遠大想頭。古人所說的。騏驥雖老。志在千里。即是他的好贊語。當下與兩人相

見了。兩人通了姓名。說明來意。及自己的國難。李志安慰了一番。說我當三十年奸黨得權那時。也經過怎麽怎麽的苦難。只要我自己不爲挫折。便是贊成我事業的材料了。兩人齊聲道。是也。謝了他的致誨。那李志見巴比陀言語舉動卓爾不羣。是個大有作爲的人物。即便喜悅異常。說道。我自替你們盡力。我們那時受遇齊武的援助。正該報服。況且我們是自由主義。要以進人民幸福爲心。即是他國民受了壓制苦難。還要救的。況是你齊武麽。即便一口應承。許借給他五六千人。入齊武國境。斬除奸黨。又替他們計算道。恰好齊武人心洶洶。不服奸黨。奸黨的權力。還沒大行。即宜乘時舉事。方望成功。若要遷延時日。奸黨權力。次第飽滿。那便難了。初燃之火易撲。燎原之火難滅。齊武回復。除了現在便要難萬倍了。故現在一刻。價重千金。我便要在政府裏極力爲你主張。事成不成。過日給你個信罷。巴安二人聽了這話。甚是歎喜。心內想道。我國民有福。遇着這個熱心的人。眞是與他自國的事一般。這李志又與二人應酬了幾句。二人自辭行回寓去。

却說李志即日把那齊武人民不幸。我們受過他的援助。這回宜發兵援助的議論。在政府發明出來。只是那專制黨亞留智等。和民政本是反對的。聽了這話。不論怎麽便大加攻擊

未完下期續印

與平山近藤二君及同志諸子飲香江酒樓兼寄大隈伯犬養先生　倉海君

誰挾強亞策同洲大有人願呼兄弟國同抑虎狼秦慷慨高山淚縱橫大海塵支那少年在旦晚要維新

歐冶子歌贈伊广主人　倉海君

噫嚱乎嗟哉颶風夜扇大海水妖鳥西飛金兩翅飛啄凡龍龍不死神龍不死何時起金仙鉛淚流不止此刧茫茫古無似不數漢家燕啄矢誰爲鑄劍殲厥妖當代吾思歐冶子于時日蝕團黃月魄紫迺采天精扶地髓天帝下觀萬靈侍雷公電母風伯雨師聽驅使祥金晨躍洪爐裏鑄成雙劍神無比昆侖爲礪沃礁砥山斬虎獅海剿兕妖鳥哀號張大觜鷙鶚待命等羊豕一揮再揮試神技乃使五洋沈軍艦六洲平戰壘于時天地迺淸寗璧合兩輪珠五緯告太平者有太史一統之朝古無此神劍依然發刃始老我不才稱劍士布衣長揖歸田里噫嚱乎嗟哉當代吾思歐冶子

歐冶子歌贈伊广主人　天壤王郎

神劍出匣不可當蛟鱷兕象遇之走且僵長空萬里海天碧縱橫變化誰能識天蒼蒼海茫茫我願此劍先斬蛟鱷兕象然後屠牛羊噫吁乎海上得逢歐冶子眼中之人乃有此擊劍長歌吾老矣

本館改訂售報價目 本館開辦之初特取價從廉無非為廣開風氣起見近因日本大增稅例一切人工物値日見騰貴若仍前收取寔不堪支拄茲定自三十四冊起 美洲 南洋 澳洲 海參崴各埠全年收洋六元半年三元五毫概不零售 中國內地 上海 天津 牛莊 香港 澳門 日本 高麗全年收洋五元半年二元七毫五分零售每冊二毫郵費另計代理處如前提二成作酬勞郵費不在折扣之內全年三十三冊半年以十六冊計閏月加三冊報資照加謹佈

本館寄出報章應收還郵費凡日本設有郵局之地每冊一仙未經設局之地二仙今將日郵設否各地畧分於下 台灣 朝鮮 烟台 廈門 天津 蘇州 上海 杭州 沙市 已上日郵已設局 香港 澳門 廣東 福州 漢口 汕頭 北京 安慶 九江 無錫 海防 牛莊 澳洲各埠 美洲各埠 星架坡各埠 安南各埠 已上日郵未設局

又各地代派處如有未將去年報費清交尚乞早日掃數完結為禱

## 再印驗方新編告白

本館前印行驗方新編。特取價從廉。無非欲以廣行于世。徧益于人。故僅取回紙墨之費而止。所印數千部。遠近爭購者綿延不絕。一時即為售罄。而各處復多函來購取。刻未能應其求。玆擬再印數千部。惟是近日紙價大昂。若仍前取値。實不敷成本。今定自華歷三月初一日起。每部取銀二毫八仙。價銀先惠。不折不扣。凡欲購取者請函知本館。自當按址寄送。此啓。

#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 東京堂書店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 丁酉社書店

大坂天神橋南詰東入 梅清處塾　西京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岡方 中西先生　神戸英七番 天祥洋行

上海大馬路泥城橋 同文滬報館　上海四馬路惠福里 采風報館　福州閩報館

潮州府齊興行劉節臏先生　天津國聞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海參威復泰隆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海參威永恒安

仁川怡泰號　玻璃和昌泰　黑龍江華昌泰

暹羅網咯街陳斗南先生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京城鐘路水典內前開文社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星加坡叻報館

星加坡吉隆不打倫街 時利鐘錶店　灣哥化永生號葉星南先生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舊金山文興新報館　舊金山大埠賓文報館　舊金山翰香報館

美國羅省技利埠華美新報　秘魯埠根記

啓者美國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實業公司係遵舊金山憲例開設者共集五百萬股官許實二百五十萬股自留二百五十萬股共資本二十兆元專代人貯積銀兩生息美洲各埠華商曾付銀于本公司者甚衆咸知本公司之股實可靠今本公司特委代理人連拿君遍往各埠招人附欵現已抵日本凡貴商之付銀本公司者無論多寡俱可付存每百元每年週息六元若付至五百元以上則可隨時收還原欵但須預先通知本公司之代理銀行方能如期交付然現時雖每百元每年行息六元惟是本公司生意之盛資本之厚計將來如有贏餘擬撥二成均派今謹將本公司所値之資本實業列後 電氣車路値銀六百五十萬元(此車路每月進欵歸本公司四萬三千元)小輪船等(每年可獲利一百五十萬元)實業地皮四十萬尺(每尺値銀一百五十元)石礦兩大穴(各城市每日消此礦石頗多其電氣車路係經此礦而過者)(以上皆指花旗金而言)横濱代理人海岸七番津臣君支收人七十五番中華銀行

本公司在舊金山正埠山岑街門牌十四號

# 舊金山正埠利亞路地實業公司 告白

司事 亞夫虾倫士
總理 亞夫庵士勿
管庫 委厘士花咕銀行


發行兼編輯人 馮鏡如

印刷人 大橋德壽

發行所 清議報館
横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館

郵便私書函二百五十五番

印刷所 清議報館活版部
横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館